“文学淮军”擂台 征文 第十一季

芦苇是冬天的梳子

胡忠喜



看芦苇倾斜的方向，人们知道北风来了。降雪之前，它们灰白的花序宛如一把梳子，帮初来乍到的北风梳理秩序。

深秋留给冬天的是一片狼藉的土地，各种落叶堆积、交杂在一起，仿佛喋喋不休的埋怨。这时，北风出动了，只是它还把握不好方向和力度，时常将枯叶吹得到处都是。然而，有了芦苇的帮忙梳理，地面开始变得不一样了：细长的柳叶最适宜结一张网，网住土壤中的养分，于是它们被吹到花园或绿化带里；梧桐叶和银杏叶的形状是“捡秋”的孩子们最喜欢的素材，送到他们手里又能拼贴出美妙的图案；唯有红枫叶深情，坚持要送流水一程，那就题几句诗任它们随波漂流……一番梳理，地面变得素净了不少。

芦苇的“白梳子”除了梳理落叶，也梳理声音。告别了夏秋时节的喧嚣，风成了冬日里唯一的主音。然而，猎猎北风在枯枝上还无法演奏出悦耳的旋律，于是芦苇化身长笛将冬日的柔美轻轻唤醒。看到它们，你会联想到起伏的浪花，想到天鹅在湖面上梳理尾羽，即使四周寂静，也仿佛有美妙的声音流淌出来。是芦苇用它们柔韧的弧度一次次化解风的莽撞，让尖锐刺耳的呼啸被打磨出圆润的尾韵。

十二月之前，一切都显得乱糟糟的，时间一路奔跑一路将回忆丢弃得到处都是。但有了芦苇的梳理，冬日的节奏立刻变得从容了许多。人们不再忙着赶时间，连做事情也像腌咸菜那样慢条斯理。如果“马滑霜浓”，那就不必着急赶路，留下来用漫长的黑夜聊聊天，说说话，任回忆慢慢洇散。你看，芦花轻晃在河畔，日落前的点点粼光酝酿成最醇的酒，此时稍一分神，从初春到深秋的回忆便排着队向你走来。你一定记得那毛茸茸的春天在微寒中破壳而出，长成五彩缤纷的夏天；你一定记得盛夏是一只斑斓的孔雀，鸣唱着动人的歌曲悄然遁入深秋。“天地有大美而不言”，如若只记得低头赶路，冬天就会变成一个发酵悔恨的季节。

除了梳理回忆，最难的是帮人梳理心绪。当季节的快车在入冬后猛然停住，你带着纷杂的喧闹被惯性甩出去很远，于是，厌恶寒冬成了你挥之不去的心结。你厌恶冬日用厚重的棉衣将你束缚，怪它让你不能恣意歌唱，然而真正扰乱你的却是那颗没有同频冷静的心。它像荒草一样蔓延、打结，亟需一柄梳子梳理。这时，你只需在岸边走走，看一排排芦苇在风中有节奏地梳理着，你就会明白冬日绵长而冷峻的苦心。

北风向北，空寂的土地上只剩芦苇依然挺立在水畔。天地早已将一切梳理完毕，只等着一个内心澄澈的人与自己并肩行走。如果此刻你仍然心绪不宁，请用芦苇作梳，将自己梳理成冬天的模样。

三餐里的疼爱

欧兢兢



天刚亮，厨房灯先亮。我妈拖鞋蹭着地面，轻手轻脚，怕吵醒我和爸。

米淘三遍，水没过指尖一寸。她总说这样煮出来的饭，软，不硬心。电饭煲嗡声低响，白汽从缝里钻出来，裹着满屋子米香。

我坐餐桌前，碗已经摆好。盛得满，尖上微微冒。我妈拿筷子轻轻压一压堆起的饭尖，怕我扒两口就凉。“上午课重，多垫一点。”我扒第一口，暖从舌尖落进胃里，连后颈的凉都散了。

中午下班，我绕路回家。铁门一推，菜香扑过来。我妈正颠锅，铁铲碰着锅沿，叮当响。青菜是今早从楼下菜地里拔的，带着露水珠。她只撒一点盐，绿得发亮。我筷子一夹，脆生生的甜。她站在一旁看着，手在围裙上来回擦两下，叫我慢点吃，锅里还有。

我爸以前不爱说话，现在天天守在灶台边。我妈择菜，他就递篮子。我妈炒完菜，他就顺手把锅洗了。从前他连盐罐放哪都不知道，现在能准确摸出，哪瓶是生抽，哪瓶是醋。他说你妈腰不好，站久了酸。我多搭把手，她少累点。

有天我起晚了，赶时间抓了书包就往外冲。我妈在后面喊等等，她追上来，手里攥着个保温袋。袋里是两个热包子，一杯温豆浆，皮还烫着。她塞我手里，说路上慢慢吃。别空肚子，胃要疼。我攥着袋子跑，风往领子里灌。手心里那点热，一直传到胳膊肘。

夜里加班到很晚，掏钥匙开门，客厅留着一盏小灯。餐桌上扣着碗，掀开看，是一碗青菜肉丝面，卧着两个荷包蛋，边边角角还温着。我妈从卧室探出头，说知道你晚归，给你留的。快吃，吃完洗个热水脚。她没等我道谢，门轻轻带上了。留我一个人，捧着碗。面的温度，从手心漫到心口。

后来我去外地上学，在宿舍里总念起家里的餐桌。想起电饭煲跳键的轻响，想起铁铲碰锅沿的叮当声，想起我妈盛饭时，总要多添的那一勺。视频里她总说，家里今天煮了你爱吃的芋艿。今天晒了梅干菜，等你回来，给你烧。隔着屏幕，我都能闻见那股咸香。

放假回家，开门第一顿饭。桌上摆得满满当当，油焖笋，烤菜，蒸年糕……都是我从前吃惯的味道，我妈的筷子不停往我碗里夹。我爸在一旁笑着说这半个月，你妈逛菜场总往你爱吃的摊子前逛，天天盘算着等你回家的这桌菜。

现在我自己也学着做饭，才知道把控米水比例并不简单，青菜下锅，大火快炒得掐准火候。荷包蛋要卧得圆，油温不能太高；面条要煮得软，不能留硬芯。从前那些习以为常的味道，每一口都藏着反复拿捏的分寸，藏着怕我饿、怕饭凉、怕我在外吃不好的心思。

从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浪漫，疼爱就藏在一日三餐里。是多添的一勺饭，是留得温热的一碗面，是一直有人把你的口味放在心上。等你坐下来，热饭热菜摆齐。日子就这样，一碗一碗，吃着吃着就暖了。人就这样，一代一代，把这点热，传下去。

围栏上的蚂蚁

郭庆收

校园的水车慢悠悠转着圈
清水哗啦啦，跌落成一串
水珠蹦跳着，打湿铁围栏
一只小蚂蚁，正式登场亮相

它踩着栏杆，像走一座长桥
耳边是教室飘出的读书谣
它听不懂诗词，也不懂公式
只顾低着头，认真赶自己的路

水车一转，栏杆轻轻发抖
它吓得顿一下，停在路口
晃一晃触角，四处打探一番
确认没有危险，接着继续向前

它要去哪里？要去找粮食？
还是想去看看水池的涟漪？
长长的围栏仿佛没有尽头
它却一点不着急，慢慢游走

我趴在旁边，悄悄打量它
看它跨过缝隙，绕过小水洼
这么小的身子，这么大的世界
忙忙碌碌，自有它的快活与牵挂

水车还在不停悠悠地转
晚风轻轻拂过安静的校园
小小的蚂蚁还在稳步向前
怀揣小小梦想，奔赴小小明天

灯 霜

老屋的灯还亮着
昏黄里穿针引线的手
把夜缝得密不透风
我隔着千里
听见顶针抵住针尾
你咳了一声

你总说眼睛还成
可线头在指间
摸索了许久
那件磨破的袖口
补了又补
像日子叠着日子

我在电话这头
听见针尖顿了一下
我喊一声娘
你应一声
手里的活计
就停一下
灯光便弯下腰来
舔一舔
你鬓角的霜

这些年
你把自己缝进
每一件远行的衣裳
让所有裂口
都藏在
我看不见的地方